

在这里，如果有人把你推下悬崖，你要做的不是等着摔死，而是要学会飞。

# 征途<sup>TU</sup> ZHENG

邵雪城  
作品

2

# 活着再见

全新修订版

最原汁原味的兄弟血性——  
记录我们曾执行过的特殊任务  
**活着，才能再见！**

**畅销三年 未删减版首次上市**  
**《活着再见》再度热血出征**  
连载半年全网点击过亿的硬派长篇小说  
央广小说连载收听率第一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

# 征途<sup>ZHENG TU</sup>

邵雪城  
作品

活着再见

2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
CS-BOOBY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征途 : 活着再见 . 2 / 邵雪城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5.2  
ISBN 978-7-5404-7078-4

I . ①征… II . ①邵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5 ) 第 025648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畅销小说

## 征途:活着再见.2

作 者:邵雪城

出 版 人:刘清华

责任编辑: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蔡明菲 潘 良

特约策划:邢越超

特约编辑:刘 箏

营销支持:李 群

封面设计:姚姚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李 洁

内文排版: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: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233 千字

印 张:16.5

版 次:201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7078-4

定 价:35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84409925)

征途

目录  
CONTENTS

活着再见

2

- 
- 第一章 混迹俄罗斯黑帮的中国女人 / 001
- 第二章 最新配方 / 029
- 第三章 最讨厌别人和我比个子 / 059
- 第四章 穿越云南边境线 / 087
- 第五章 投名状 / 103
- 第六章 活着回去 / 132
- 第七章 我又会牺牲在哪里 / 154
- 第八章 对不起，我信不过你 / 181
- 第九章 你是战士 / 217

# 第一章

## 混迹俄罗斯黑帮的中国女人

### 1

徐卫东将一个厚厚的卷宗袋丢到我和程建邦面前时，一直盯着我的脸。

我打开文件夹，一张熟悉的面孔赫然跳到眼前，我听见自己的心脏突地一跳。记忆深处紧闭的某道闸门，被照片上的那个名字猛然推开，心里一股血被那闸门里喷涌而出的沉痛一下冲到头顶——照片上正是当年我和宁志的任务目标人物：刘亚男。

我知道，徐卫东在观察我的反应。我暗暗吐了一口气，悄悄放松一瞬间咬紧的后槽牙，快速翻阅着手里的资料。

1996 年底，我曾跟宁志一起执行抓捕刘亚男的任务，结果照面都没打就被她溜了，只抓到一个没多大用处的小喽啰。

之后，差点儿被开除出队伍的我被派往泰国做程建邦的助手。资料显示，在那段时间，宁志顺着一些线索，已经成功接近了刘亚男。但刘亚男像一

条危险狡诈的鲑鱼，多次从缉毒大网边上滑过，时隐时现，屡屡漏网。

刘亚男生于1964年，四岁的时候，她母亲因为父亲的家庭成分问题与其离婚，第二年就病逝了。刘亚男是跟着父亲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长大的。1980年，她父亲获得平反，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，开始经商。

1982年，她高中毕业，没有考上大学，成天与社会上的一些待业青年厮混，很快在全国展开的严打行动中因流氓罪被捕，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。1994年，她被提前释放，自此跟随父亲在中俄两地往返经营服装，生意做得很大，渐渐地，与俄罗斯当地的黑帮有了瓜葛，开始涉及毒品走私。1995年，她父亲在俄罗斯遭遇车祸，尽管是以交通意外结的案，但我们都很清楚，她父亲与俄罗斯黑帮做交易时发生了摩擦，是被俄罗斯黑帮杀害的。

刘亚男从此独闯江湖，靠着她父亲多年打下的人脉基础，刘亚男很快在俄罗斯黑帮中成为一朵妖冶的毒花，并得到一个绰号，叫作“二锅头玫瑰”。

1997年底，消失了近一年的刘亚男又进入了缉毒局的视线。情报部门跟踪了一段时间后发现，刘亚男干的事远远不只毒品走私这么简单。

随后，她的案子正式移交特案组。

我特别想知道宁志是怎么到的金三角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刘亚男？但这不是我该知道的事，我不能问。现在，刘亚男的卷宗摆在我面前，宁志的名字出现在她的案子里，这中间一定有关联。

我躲避着徐卫东刀子一般的眼神，仔细地翻着资料，看完后面又翻过去看前面。

“要不再给你放半年假？”徐卫东试探着说。

我连连点头，“好啊好啊。”我说的是真心话，“如果能让我回家休养就完美了。”

徐卫东低声喝道：“好个屁！刘亚男的案子你别碰了，家你也别想回。”

我心里一凉，知道刚才强装的镇定失败了，被徐卫东看出了我真正的意

图。“为什么？”我几乎是拍案而起，瞪着徐卫东说。于情于理这个任务都该交给我来办，我愿意付出全部去完成宁志没能完成的任务。

徐卫东却在第一时间看穿了我的心肝脾肺肾，他料到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回到金三角。因为我曾对他说过，我想把宁志带回来——我知道我是一个特案组的探员，我不能被个人感情左右。但我太想把宁志带回来了，我不能让他孤零零地躺在异乡的国土上。

“你再嚷大点儿声，我就告诉你为什么。”徐卫东慢慢地说着，眼睛里闪出凌人的光芒，那道光像匕首一样刺穿了我的身体。

我像只漏气的气球，顿时瘫软了下来，悻悻地坐回椅子上。

徐卫东说：“怎么不问了？”

我咽了口唾沫，没敢吭声。

他说：“不问了就回去待命。”

我赌气地起身扭头往外走。就听徐卫东对程建邦说：“你还坐着干吗？”

程建邦说：“行了，别装了，秦川也不是外人，有什么秘密任务不用支开他，你就说吧。”

我双手抱在胸前靠在门框上，见徐卫东抽了口烟，眯着眼睛往烟缸里弹弹烟灰，对程建邦轻轻地说：“滚！”窗帘缝里透进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，嘴和鼻子里喷出的淡蓝色烟雾随着那个“滚”字快速飘散在空气中。

程建邦叹了口气，嘟囔着：“老徐，你也太不给面子了，给个台阶下，真的，这你让我以后还怎么混？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见老徐抄起桌上的烟缸，一副要砸到他脸上的样子。程建邦一手挡着脸：“我滚，我这就滚，靠。”赶忙站起来退出徐卫东的办公室。

我和程建邦“滚”出了徐卫东的办公室后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待在国内西部的几个城市，执行了涉及毒品和枪支的几个小任务。之所以说那些任务小，是因为经历了金三角的洗礼后，那几趟差事与其说是外勤任务，不如说是

休假。

至于金三角和刘亚男，徐卫东再没有对我们提过。

经常在午夜梦回间，躺在舒适干净的大床上，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城市里灯火阑珊的不眠之夜。我开始怀疑曾经的经历只是刚刚做过的一个梦而已，清晰得痛彻心肺，遥远得不可触及。

1999年2月，我刚执行完一个任务，还在回京路上就接到了徐卫东的命令，让我火速前往总部报到。电话里他的口气有点儿急，认识他这么久以来还没有见过他这样。

我赶到徐卫东办公室的时候，程建邦已经到了，我们还顾不上打招呼，徐卫东便抄起外套带着我们来到地下的一间小会议室。一进门，徐卫东就丢给我们每人一份资料，说：“抓紧时间看。”

我翻开一看，是刘亚男的案子！我心里一阵狂喜，为避免再一次被徐卫东察觉自己的真实心情，我赶紧埋头翻看资料。看完后我一抬头，见徐卫东正看着我，我对他勉强地笑了笑。

“时间比较紧，把人全部给我带回来。”徐卫东说“全部”两个字的时候，说得很重。

我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分量，见徐卫东一直盯着我，我扭头看了看程建邦，用胳膊肘捣了捣他说：“跟你说话呢，让你把人全部带回来。”

徐卫东低声对我喝道：“你给我严肃点儿。”

他这一个“严肃点儿”让我的肩头顿时沉重起来，我点点头。

“根据情报，刘亚男明天下午到天津，你们回去准备下，明天出发吧。”徐卫东顿了一下，我们等着他说下一句，他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一直跟着我们走到停车场，看着我们上了车才说，“刘亚男非常聪明，做事比较极端，你们不要轻敌，还要谨防她自杀，一定要完好无损地带回来。这次是秘密抓捕，除了咱们，连公安部门都不知道，所以一点儿动静都不能有，一旦刘亚男被捕



的风声走漏了，在场的几位谁也担不起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徐卫东沉默了一会儿，抬头看着我和程建邦说：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从他火急火燎地把我和程建邦叫来，交给我们这个貌似一般情况的任务，到现在他一再提醒保密的情势来看，这次恐怕不仅是抓一个刘亚男那么简单了。换句话说，这可能只是个序幕，很难想象之后会怎样。我想了想，试探着说：“能让我回家看看吗？”

徐卫东嘴里啧了一下，不耐烦地左右看了看，居然破天荒地同意了。他点头说：“去吧，不过情况你知道，自己做好心理准备。”说完转身走了。我对着他的背影咬着牙，无声地做了个攻击的动作。徐卫东突然说：“别背后做小动作，我后脑勺有眼睛。”说这话时，他一直都没有回过头，径直走进楼梯间。

程建邦在一旁哧哧地笑。

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家里的关系搞得很僵，但每个和家里关系很僵的人都有个共同点，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。我也不例外，也很委屈。

当我消失了两年多以后，第一次出现在家人面前时，站在门内的母亲看到我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往屋里拉，张了张嘴还没说话眼泪就落了下来。这时，父亲拿着电视遥控器伸着脖子走了过来，认清门外站着的是我后，微笑的脸瞬间变得铁青。他一把将母亲拽到身后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喝了一个“滚”字，就“咣”的一声将厚重的防盗门重重地摔上。

我站在家门外，隐约听到母亲的哭声和父亲的呵斥声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毁了他们寄托在我身上所有的梦想和希望——我是一个因为屡次严重违反校规和条例而被开除学籍的军校生，并且在被开除后失去了踪迹，不知道去哪里鬼混了，这会儿才想起来回家。

不多时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，四下里黑漆漆的，偶尔会有一股早春的小风

掠过，很冷。我想，这两年多，他们一定为此伤透了心，对我也从最初的失望渐渐变得绝望。徐卫东曾很正式地告知过，为了安全和保密，对我们的家人都将有另一套说辞。我曾经觉得，那对我年迈的父母而言有些残忍。但一想起宁志的父母，在伤心和绝望后，到现在连自己儿子的一捧骨灰都不曾见到。相比之下，我应该知足。

在黑暗中，我给紧闭的防盗门内伤心的父母敬了一个礼，然后点了一根烟，慢慢地走下楼去。走出楼门口时，不知从谁家的厨房里传出一阵刺啦声，一股葱花炆锅的香气弥漫在楼道里，接着是铲子在锅里翻炒的声音。看了看表，到晚饭的时间了。看着暮色中的万家灯火，闻着空气中飘散的油烟味，我心里涌起一种凄凉的温馨。

路灯下停着一辆车，大灯冲我闪了闪，随即启动了引擎。我默默地走到跟前，坐在车里的程建邦看看手表说：“行，比我强，我是被我们家老爷子用菜刀一直撵到小区门口的，你还优哉游哉地走出来。”

我懒得理他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又朝自家的阳台看了一眼，窗帘还是我熟悉的那款花色。程建邦接着唠叨：“我靠，我得问问老徐他们到底跟我家里面说我什么坏话了，这差距怎么这么大？”

程建邦将车驶出小区，我呆呆地看着车窗外的街景，又点了第二支烟。程建邦说：“老徐不让你回家是对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又回过家吗？”

程建邦笑了笑，没说话。我们彼此都有个默契，所有与任务无关的话题，一旦谁沉默了，另一个绝对不会追问。

程建邦说：“你也不用太沮丧，当年我被我们老爷子用菜刀追出来后，我当时的搭档就带我去喝酒了，管用。”

“你的哪个搭档？现在在哪儿？”问出这句我就有点儿后悔了，赶紧转过脸去看着窗外。

程建邦收起笑容，朝另一边转过脸去，揉了揉鼻子。

## 2

第二天下午，我们的车驶上京津塘高速公路时，我满脑子还是母亲那令人心碎的眼神，耳边还是父亲那一声“滚”。我努力想使自己回到任务中来，刘亚男的名字闪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我又想起了宁志，胸中憋着的一股闷气压迫着五脏六腑，让我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

程建邦扭头看了我一眼说：“这个刘亚男，你跟她打过交道？”

我回了回神，点点头说：“没见过，上次任务她跑了，其余的和你知道的一样多。”接着，我把上次在宁志的任务里跑龙套的经过大概说了一遍。

程建邦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我倒知道，宁志一直都在跟她的案子，一直跟到金三角。”他见我脸色不太好，忙说：“你知道，我们都是小角色，知道的也都是些片段，一个案子关联着多少案子，我估计老徐也未必知道全部。”

我说：“我没想知道那么多，给我什么任务，我就做什么，只是刚才想起了宁志。”

其实我们都明白，每次执行的任务都只是一条线而已，这些线彼此交叉却又独立，最终会织出一张什么样的网，根本无从想象。我们只知道，如果剪断其中一条线，这个网就少一分力量。所以做的事越多，就越觉得自己渺小与虚弱。

总想找个地方去证实自己，想来想去似乎只有自己的家了，偏偏那个全天下最温暖的地方，反倒成了我们最遥不可及的地方。

大约两个小时后，我们到达了位于天津河西区的目标酒店，将车子在停车场停好后，我看了看表说：“你说，咱们什么时候抓人能带着一大队人马，大摇大摆地抓？”

程建邦伸了个懒腰：“那样的话，你能有问话的机会吗？”他朝我诡异地一瞥，我心领神会地一笑，点了支烟，一边等一边开始盘算起一会儿逮到刘亚男后要问哪些问题。

我们估摸时间差不多了，便走进酒店大堂吧，点了两杯咖啡。不多时，一个身着棕色过膝皮风衣、蹬着高跟皮靴、脸上扣着一副大墨镜的漂亮女人只身走进大堂。一时间，我不敢确认她是否就是目标人物刘亚男，只好对程建邦使了个眼色。程建邦大大咧咧地歪过头直勾勾地盯着她看，全然没有半点儿掩饰。

我悄声说：“你悠着点儿，别被注意到。”

程建邦不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眼光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女人，轻声说：“放心吧，这种女人早就习惯了男人的眼神，你不看她，她才会怀疑你。”

果然，那女人在门口站定，摘了墨镜，轻蔑地斜了程建邦一眼。墨镜一摘，我顿时分辨出她就是目标人物刘亚男。程建邦不失时机地对刘亚男笑了笑，随手还敬了一个美式军礼，他这一番大胆的举动着实让我开了眼。

刘亚男对程建邦优雅地一笑，将肩上的皮包取下提在手中，不紧不慢地走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。

程建邦的眼光还在刘亚男身上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看见没，这就是见过世面的女人。”

我只当他是无聊瞎逗，扫了一眼略显冷清的酒店大堂，说：“咱什么时候动手？”

程建邦说：“这女人出门连个随从也没有？而且就拿这么一个小包？”

我扭头看了一眼门口，的确没有人跟来，也没有行李员跟着。我说：“而且酒店房间也是用她自己的名字订的。”

程建邦说：“抓她简单，难的是谁也不惊动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再在这儿待下去，该被人怀疑了，一会儿等她回了房间，我们进去控制住，直接带回北京。”

事实上，我有点儿厌倦这种畏首畏尾的任务，相对而言我有点儿期盼将她带回北京后的事。我有种预感，这个女人一定会将我再次牵回金三角。

曾经在金三角那炼狱似的经历，几乎将我从肉体到精神彻底毁灭。当时我

曾无数次幻想，只要能待在国内，只要不去为自己的生死和战友的离别担忧和痛苦就好。这两年来，生活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后却发现，金三角的任务只是一个开始。

当我在城市的繁华背后看到十几岁的少年沉溺于毒品，为之疯狂而不能自拔时；当各种花色品类的毒品源源不断地吞噬掉那些曾经美满的家庭，让瘾君子们不管不顾地走上杀人越货的不归路时，我觉得，金三角只是我的使命的开始。当我在梦中与宁志重逢，黑红色的血不断地从他额头的弹孔里涌出时；当梦里的郑勇那双蒙着一层薄雾的眼睛突然开始转动时；当那个死于我手下的少年杀手歪着脖子向我索命时……我明白，金三角对我而言是一个梦魇的开始。

既然有开始，就必须有结束，平淡安逸的生活并没有缓解心中的伤痛，反而让我越发觉得愧对宁志和郑勇，还有所有为此牺牲的战友的英灵。

宁志的尸骨还掩埋在异国他乡的荒山野岭中，我又有什么资格每天穿干净的衣服，每顿吃香热的饭菜，每晚睡宽大舒适的床呢？

这些纠缠第一次混在一起在黑夜里向我袭来时，我的胃里抽搐翻滚起来，我从午夜的被窝里爬出，三两步冲进卫生间痛苦地呕吐着，最后无力地坐在冰凉的地面上，泪流满面。这种煎熬渐渐变成一种疯狂的冲动，一种恨不得即刻起身杀回金三角、踏平那里每一寸土地的冲动。

所以，当初徐卫东没有把刘亚男的案子交给我时，我冲他拍了桌子。

所以，当我知道此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居然是刘亚男时，内心时刻跳跃着莫名的兴奋。

“老徐派我们来，就说明这次不是单纯抓人那么简单，也说明这个女人所牵扯的事有多重要。如果我们稍有差池，我想损失的可能不单是我们能从她嘴里获得的那些情报那么简单，搞不好会死人，会死很多人。”程建邦说着话，端起咖啡呷了一口。

我只觉得胸口有些闷，不觉地叹了口气：“我明白，她身边有咱们的人，很

可能这次她的行踪只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，如果被人知道她是被官方抓走的，那咱们潜伏在她身边的人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而且，整套网络都会被他们清理。”说到这里，只见程建邦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于是问道：“你有主意？”

程建邦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试试吧。”他站起身，整了整身上的西装，用手理了理头发，全然不顾我的茫然，径直朝前台走去。

他走到刘亚男身边，将接待台上的一盘糖果挪开，侧身靠在前台上，微笑着不知道对刘亚男说了句什么，冲她伸出了手。刘亚男与他握了握手，随着他的手势转头朝我这儿看来，对我笑着点了点头，我木讷地也冲她点点头。不多时，程建邦走了回来。这时，刘亚男已经办好了手续，手里拿着票据和房卡朝电梯间走去，见我和程建邦都在看她，她挥了挥手，又指了指电梯间，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。程建邦伸手做了个OK的手势，得意扬扬地坐回沙发，继续拨拉他的头发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你和她说什么了？”

程建邦神秘兮兮地一笑，甩了一下头发：“说什么不重要，关键是……”

我实在懒得理他这副德行，不过看他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，心想，只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刘亚男带回去完成任务就好，管他是不是靠出卖色相骗目标人物呢。

程建邦到前台把我们事先订好的房间换到刘亚男房间的斜对面，刚打开门，刘亚男的房门也开了，我下意识地低下头，拨开程建邦钻进房间。

如果程建邦打算用这种方式带刘亚男回去，那么我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一旦计划失败刘亚男逃脱，我们的身份暴露，那么我将不会再有机会重返金三角。目前，我不确定刘亚男和周亚迪等人有多深的关系，是不是有往来，也不知道两年间那边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但她和胡经的关系非比寻常是肯定的，不然宁志不会追她追到胡经那里。

当然，这是我自己的计划，至于上级是否再派我去还两说。过去了这么久，谁也不知道周亚迪知道了多少事，就算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再见到他我也得面对

他曾派人杀我的事实。对此，我早已做好了全部准备，所谓的准备，其实就是谎言。如果与周亚迪重逢，不论他对我有什么质疑，我都做好了应对准备。

我已不是两年前的秦川。

程建邦和刘亚男在门口寒暄了几句后，回屋关好了门。他走到窗边看着天空的薄云，幽幽地说：“要是事先不知道她的来历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信她是个大毒贩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我觉得我和她还挺聊得来的。”

我没有心思听他胡扯，问道：“她刚才是要出门吗？”

程建邦回了回神：“开门透透气而已。”

我走到门后想透过猫眼看看对面的情况，又担心刘亚男如果正注意着我们，就一定会留意到猫眼后面是不是有人在看她。想到这儿，我扭头对程建邦说：“能别光顾着显摆你的能耐好吗？咱先把正事办了吧。”

程建邦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：“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把人带回去，你得允许我感慨下。”

要放到平时，任务中他说出这样肯定的话，我不会有半点儿怀疑，因为他一直用实际行动证实了他的每一个承诺。但这次的成败，乃至每个细节都关乎我自己额外的计划，所以我不禁有些紧张。

程建邦大概看出了我的反常，歪过头看着我问：“你今天怎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资料上也没说她这次来干什么，和什么人会面，待多久，然后去哪儿，不定因素太多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

程建邦看了我一会儿，将床边的椅子拉到我跟前坐下，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问我：“你是不是还想去？”

我心头一激灵，不动声色地抬起头看着他。思考了一会儿，我还是决定不对他隐瞒，点了点头。他伸手搭在我的肩上拍了拍，叹了口气，刚想说什么，床头的电话响了。

“喂，你好，没什么，休息休息准备下去吃饭。是吗？好啊，那怎么好意

思，我请你才是。好的，门口见。”程建邦挂了电话，对我打了个响指说，“主动约咱吃饭呢，还担心她跑了？”他走到衣柜镜子前整了整衣服，从镜子里看着我说，“我们，尤其是你，不适合再去那里了，面孔太熟了。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如果有机会去，这次你看我的，我帮你把你的事办了。”不等我说话，他拍了拍手，“走，赴宴去。”

程建邦拉开门，见刘亚男也正开门往外走，刘亚男笑着跟我们打着招呼。

我走在程建邦和刘亚男前面，朝电梯走去。没几步就见迎面过来三个男人，他们都穿着深色的夹克衫、西裤、皮鞋，统统留着板寸，其中一人手臂间夹着一个黑色的手包。他们三人并排将过道挡得严严实实，犀利的目光在遇到我的瞬间，右手不自觉地朝腰间探去，目光越过我望向了刘亚男。

我心说不好，这三人肯定不是普通房客，八成是警察，不是刑警就是缉毒警，多半是来抓刘亚男的。我假装心虚地停下脚步，慢慢地后退。果然，那三人一边摸枪一边对我喝道：“别动！”

我一脚将走廊边的一个垃圾桶踢了过去，那三人已经将身形错开，最前面一人离我只有两三步远，起身跳过滚过去的垃圾桶。他刚落地，就被我冲上去一把锁住了脖子，夺过了他腰间的手枪。我一看，果然是警用手枪，赶忙用枪抵住他的下颌，把他当人质一边退一边对另外两人喝道：“谁动一下，我就开枪。”

我手里挟持着一个警察，慢慢往后退，装成一个重案在身被警察追来的罪犯的样子，路过程建邦时，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，故意说：“靠，接着显摆啊！这他妈叫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？”说话间，我瞥了刘亚男一眼，她本来正在打量我，见我看向她，忙移开了眼神，换了一副惊恐的表情，双手捂着耳朵缩在墙边瑟瑟发抖。这女人不愧是老江湖，真会演。

我控制的这个警察猛地头一偏，一把攥住我握枪的手朝外扭去，我习惯性地正要扭他的脖子。理智告诉我，他是个警察，是我的同志，我不能对同志下杀手。我手下一松，被他反制住。另外两个警察见势都拔出枪一边对着我们，



一边呵斥着我们。

我无奈地松下劲儿来，心说这下完了，任务搞砸了。接着，我的后脑勺被狠狠地砸了一枪托，我眼前一黑，闷哼了一声，死撑着没有晕倒，双手就被一副冰冷的手铐反铐起来。那警察揪着我的头发狠狠地朝墙上一撞，我浑身一软跪在地上，血淌到脖子里，热乎乎的。

### 3

蒙眛间觉得我头上被套上了个袋子，跌跌撞撞地被拖到酒店地下的停车场，塞进了一辆汽车。

头上袋子被摘掉后，我注意到这是一辆七座的商务车，除了刚才那三个警察外，车内还有两个人。程建邦和刘亚男跟在我身后，被人塞进车里铐在车内的把手上。之前被我挟持的那个警察钻进车后，二话没说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，骂骂咧咧地说：“你本事真大。”

我甩了甩头，狠狠地瞪着他。

副驾的一个警察扭过头扫了我们一眼，摸出警官证在我们面前一亮说：“我们是宁夏公安厅的，现在怀疑你们和一宗枪支买卖案有关，带你们回去调查。”又对刘亚男说：“刘眉，你几个人来的？”

我和程建邦一对视，心里有了数，看来刘亚男是别的案子被人盯上了，而且她有个化名叫刘眉。

刘亚男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我要打个电话。”

那警察冷笑了一声：“咱们就不要装了吧，问你呢，你几个人来的？”

刘亚男冷冷地说：“我一个人。”

那警察用下巴指指我和程建邦说：“睁着眼睛说瞎话。”

刘亚男看看我和程建邦：“我不认识他们。”